



西夏文藏传续典《吉祥遍至口合本续》 源流、密意考述（上）

沈卫荣

一 引 论

1991年8月至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们在位于宁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附近贺兰山区拜寺沟深处的西夏方塔废墟中，发掘出土了30余种珍贵的西夏文、汉文文献。其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是被西夏学者们定名为《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或曰《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西夏文译藏传佛教密宗续典。与它同时出土的还有这部续典的多种释论，即《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要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广义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疏》等。《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出土曾引起了学术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报道称它“是唯一经国家鉴定的西夏时期、也是宋辽金时期的木活字版印本。具有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① 专家们鉴定它“是西夏文佛经中的海内外孤本”“是国内仅见的印本蝴蝶装西夏文佛经”“是藏传佛教密典最早的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等等。^②

可是，尽管《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已被正确地认定为一部“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多位西夏学者也已经从解读题记、译释密咒着手尝试解读这部密典，但在有意翻译、解读这部西夏文佛典的西夏学专家们面前却有一只难以驱赶走的拦路虎，即对《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藏文原本的同定。^③ 负责整理这部西夏文文献的专家们在遍阅各种西藏文大藏经目录、遍访海内外藏学、佛学专家而未获得满意的结果的情况下，不得不绝望地宣布“《[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也可能是藏密经典中此经的唯一传本”“《本续》的藏文本，可能在布敦以前就已经失传”。^④ 若《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藏文原本果真如人们猜想的那样“早就亡佚了”的话，那么对这部传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经的全文解读不说不可能，至少也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正如聂鸿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学界始终没有既精通西夏文又精通藏文的专业人才，所以我们至今无法确定藏式佛经中的大多数西夏语词和藏语词的对应关系”。^⑤ 此即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同定《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藏文

①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拜寺沟西夏方塔》，文物出版社，2005年，349页。《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及其诸释文的原文影印见于《拜寺沟西夏方塔》，第18~151页。

② 牛达生：《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拜寺沟西夏方塔》，349~359页。《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为木活字印本的说法最近受到了印刷史权威学者的挑战，参见张秀民著，韩琦增订，《插图珍藏增订版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41~542页。

③ 聂鸿音：《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译传者》，《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同氏，《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密咒释例》，《拜寺沟西夏方塔》，第425~435页；孙昌盛，《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题记译考》，《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拜寺沟西夏方塔》，第352页。

⑤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拜寺沟西夏方塔》，第425页。

原本,那么我们就很难将这部西夏文佛典正确地解读、翻译出来。即使有精通西夏文的专家勉力将它硬译出来,我们亦很难根据一种生硬的译文来正确理解其甚深密意,以推导它的源流,揭示它的真实面目,进而推动西藏、西夏佛教史研究的进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同定《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藏文原本,那么我们不但可以为破译这一部长篇西夏文佛典提供可靠的依据,而且更可以为“确定藏式佛经中的大多数西夏语词和藏语词的对应关系”提供丰富的资料,为我们今后解读其他数量众多的藏式西夏文佛典提供极大的帮助,推动西夏语言学、佛学研究的进步。

笔者近年来对黑水城出土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及其藏传佛教于西夏传播的历史颇为用心,^①自然亦对西夏时代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相当关心。对西夏文续典《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发现,笔者作为一位西藏佛教学者,虽然隔岸观火,却也与西夏佛教史家们一样感到欢欣鼓舞。然其藏文原本无法被同定这一事实却亦令我心急火燎,跃跃然不知如何才能助西夏学的同行们以一臂之力。2005年夏,笔者访学于神往已久的宁夏首府,不但有幸见到了收藏于宁夏文物考古所内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原件,而且亦见到了正在解读、翻译的《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并将以此为申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孙昌盛先生。蒙孙先生厚意,以他正在翻译中的《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第4卷部分汉译稿见示。通过这份尚不完整的译稿,笔者不但对孙先生在缺乏藏文原典作对照的情况下竟然能如此胜任地解读西夏文藏传续典的能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且亦对这部西夏文佛教文献的具体内容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从一位西藏佛教史家的直觉出发,笔者确定《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这部续典当与藏传密教中的“上乐轮”和“喜金刚”修法有关。这两种密教本尊修法曾广泛流行于西夏和蒙元时代,在黑水城出土文献和其他西夏、蒙元时代的西夏文、汉文佛教文献中,我们亦早已经见到过许多种有关修持“上乐轮”和“喜金刚”本尊的文书。^②蒙孙先生慨允,笔者将他所译《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部分段落带回当时笔者寓居的日本古城京都,开始在卷帙浩繁的西藏文佛教文献中查证这部西夏文佛经的原本。由于从孙先生的汉译文中笔者已经得出这部西夏文佛典或与“上乐轮”和“喜金刚”修法有关的印象,所以笔者的查找并非无的放矢,大海捞针。拜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和佛学参考著作极为丰富之便利,经过大约两个星期的查找、比定,笔者终于能够确定这部已被人认为是“海内孤本”的西夏文佛教文献实际上并不“是藏密经典中此经的唯一传本”,与它对应的藏文译本依然存在。

若按照西夏文标题的字面意义逐一复原,那么与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对应的藏文原典或应该称作*dPal kun tu kha sbyor zhes bya ba'i rgyud*。果然可以肯定的是,确曾有一部佛教续部密典题为*dPal kun tu kha sbyor zhes bya ba'i rgyud*,按字面逐字直译即如西夏文所译《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意译则为《吉祥遍合本续》,^③然而在现存《西藏文大藏经》的各种不同的版本中事实上我们确实见不到这部题为《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藏文续典。我们确定它的曾经存在实际上是因为在北京版《西藏文大藏经》中尚有一部对这部同名续典的长篇释论,题为*rGyud thams cad kyi gleng gzhi dang gsang chen dpal kun tu kha sbyor zhes bya ba'i rgyud kyi rgyal po'i rgya cher bshad pa rin chen phreng ba zhes bya ba (sarvatantrasyanidānamahāguhyaśrīsamputa nāma tantrarāja tīkā ratnamala nāma)*,^④译言:《一切本续序品及

① 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23~34页。《西夏黑水城所见藏传佛教瑜伽修习仪轨文书研究I:〈梦幻身要门〉》,《当代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蒙藏委员会,2004年,第382~473页。同氏,《序说有关西夏、元朝所传藏传密法之汉文文献——以黑水城所见汉译藏传佛教仪轨文书为中心》,《欧亚学刊》第7辑,2007年,待刊。

② 参见沈卫荣《初探蒙古接受藏传密教的西夏背景》,口头发表于2006年11月1日至4日于圣彼得堡召开的首届圣彼得堡国际西夏学研究讨论会上,将掲載于《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期,科学出版社。

③ 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是藏文*dPal kun tu kha sbyor zhes bya ba'i rgyud*的十分准确,但不免有点生硬的直译。与“口合”相应的藏文词汇是*kha sbyor*,字面意即“口合”,或有“接吻”之意,但其引申义为“和合”“相应”。

④ 作者勇识金刚(*dPa' bo rdo rje, Vīravajra*),见于《西藏文大藏经》,北京版,释续部第2329号,*rgyud 'grel, wa 1b1-121a8* (vol. 55, p. 251); 德格版,第1199号,ja 1-111a2。兹录标题据北京版,藏文与梵文互相完全一致。见《西藏文大藏经》,北京版,卷55,wa,1b1-5(第251页)。这部篇幅巨大的释论并没有一个交代著、译者身份的跋,故无法知道这部释论之翻译与其原典之翻译间的关系。勇识金刚是萨思迦道果法的一位重要传人,乃道果法祖师密哩斡巴(*Virūpa*)第三代传人,其师尊*Durjayacandra*乃密哩斡巴亲传弟子*Ḍombiheruka*的弟子。而将道果法传入西藏的卓弥译师释迦也失(*'Brog mi lotsāba Śākya ye shes*)即是勇识金刚的弟子,随后者听闻喜金刚三续(*Kye rdor rgyud gsum*)诸密咒以及《无本道果》(*rtsa med las 'bras*)等秘密法。参见 Ronald M. Davidson, *Tibetan Renaissance: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3.

大密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王广释——宝鬘》。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中所给这部续典的全称或可硬译为“本续皆皆之语序及大密吉祥皆至口合于生中”，^①似与藏文标题略有不同。然而此部释论于德格版《西藏文大藏经》中的标题却与前引北京版的标题略有不同，前者作 *rGyud thams cad kyi gleng gzhi dang gsang chen dpal kun tu kha sbyor las 'byung ba zhes bya ba'i rgyud kyi rgyal po*，译言《一切本续序品[缘起]及大密吉祥遍至口合所出之本续王》，^②正好与前引西夏文标题的词序完全一致，可以肯定二者说的一定是同一部续典。既然在《西藏文大藏经》和其他藏文文献中尚有对这部续典的多种释论存在，那么不言而喻其原典起码曾经存在过。

既然确实有一部题为《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续典存在过，而且还被翻译成了西夏文，何以今日它又找不见了？莫非它果真已经佚失？这委实令人困惑。笔者只好继续从《一切本续序品及大密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王广释——宝鬘》这部释论着手对《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藏文原典的去处作进一步的探寻。从这部释论的梵文标题我们即可知道，它所要解释的原典名称 *Samputa Tantra*。据《布思端佛教史》可知，金刚乘智慧续(*shes rab kyi rgyud*)之喜金刚部(*kyee rdo rje'i skor*)就有一部释续被称为 *dPal Samputa rgyud* 者。^③至此可以肯定，《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应该是密乘喜金刚部的一部续典。于是，再从《西藏文大藏经》之“十万怛特罗”(rgyud 'bum)部中查找这部密尊喜金刚部的释续，终于发现了这部藏译 *Samputa Tantra*。与《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名称略有不同，这部被收录入《西藏文大藏经》的藏译 *Samputa Tantra* 标题作 *Yang dag par sbyor ba zhes bya ba'i rgyud chen po*，译言《真实相应大本续》，或曰《正相合大怛特罗》，与其相应的梵文标题作 *Samputa nāma mahātantra*。^④毫无疑问，这部《真实相应大本续》就是我们要查找的 *Samputa Tantra*，也应该与《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是同一部续典，即 *Samputa Tantra* 的藏文译本。实际上，与所谓“真实相应”或“正相合”对应的藏文语词 *yang dag par sbyor ba* 和与所谓“遍至口合”对应的藏文语词 *kun tu kha sbyor* 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前者作“正合”，后者为“遍合”，乃梵文语词 *Samputa* 的不同译法，意义一致。而梵文词汇 *Samputa*，或曰 *Samputi*，本身意为“半球形的钵”，或曰“碗器”，或指“合”，^⑤还指“两个合在一起的盘子间的空间”。所以不管从梵文词汇 *Samputa* 或 *Samputi*，还是从其藏文译文 *yang dag par sbyor ba* 或 *kun tu kha sbyor* 中，我们都很难推演出“遍合”(perfect union)，或者“口合”(“秘合”，mystic embrace)以外的其他意义。^⑥将孙昌盛先生所译《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第4卷译文和藏文《真实相应本续》稍作对照，即知二者内容基本对应。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并不“是藏密经典中此经的唯一传本”，与它对应的藏文译本依然存在。

毋庸置疑，笔者有幸能够同定《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藏文原本首先要感谢孙昌盛先生，没有他为笔者提供此续典的部分汉译文，笔者不可能作此同定。日前孙先生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题为《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第四卷)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目前正继续译解、研究《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其他各卷，笔者对此续典之藏文原本的同定业已对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小的帮助，亦期待孙昌盛先生译解的《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全本早日面世。笔者于同定《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藏文原本之后，复对《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这部续典的内容和它于整个藏传密教体系中的位置作了进一步的摸索，且陆续发现了日本和西方学者对这部续典已经作过的多种研究。笔者深信对这部续典的研究对于了解藏传密教在西夏和蒙元时代于中央欧亚和中国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使孙先生等西夏学者对《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这部续典之甚深密意，以及它于藏传佛教中的位置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兹谨先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吉祥

① 参见孙昌盛《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第四卷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第196~197页。

② 见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编，《西藏大藏经总目录》，仙台，1934年，第196页。事实上北京版中的那个本子结尾处所给出的标题亦与其文前所给标题不一致，然和德格版中的本子的标题完全一致。见《西藏文大藏经》，北京版，卷55，wa, 121a7-8。

③ 布思端宝成(Bu ston Rin chen grub)《布思端佛教史》(*Bu ston chos 'byung*)，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年，第264页。

④ 《西藏文大藏经》，北京版，续部，Ga 244a-330a；德格版，十万怛特罗部，No. 381, Ga. 73b1-158b7。

⑤ 荻原云来编纂：《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下册，第1431页。

⑥ “a hemispherical bowl or anything so shaped,” “the space between two bowls,” “a round covered case or box or casket.” M.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2005, p. 1173; Tadeusz Skorupski, “The Samputa-tantra, Sanskrit and Tibetan versions of Chapter one”, *The Buddhist Forum*, Volume IV,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6, pp. 192.

遍至口合本续》这部续典自印度传至西藏、再从西藏传到西夏的源流做一番交代，然后再从藏学、佛学研究的角度，对这部续典所传教法之大义，以及它与藏传佛教于西夏、蒙元时代之传播的意义作一番说明。希望拙文的发表能有助于藏学和西夏学研究学者之间今后开展更广泛的交流和合作。

二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译传者

拜寺沟方塔中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并非完好无缺，原本 5 卷，现仅存卷 3、4、5 三卷，其中第 3 卷为残本。有关其传译者的信息唯有见于各卷卷首的相同的题款，其汉译文作：

西天大班智达迦耶达啰师之 座前

中国大宝桂路拶哇枯巴拉拶 蕃译

报恩利民寺院副使毗菩提福 番译

对这个题记孙昌盛和聂鸿音两位先生都已作过阐述，他们考定此处提到的西天大班智达迦耶达啰师和中国大宝桂路拶哇枯巴拉拶两位将《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从梵文译成藏文的大译师分别就是来自迦湿弥罗的天竺上师 Gayādhara 和西藏后弘期知名译师 'Gos Khug pa lhas btsas。^① 达迦耶达啰和桂路拶哇枯巴拉拶二人都是西藏佛教后弘期有名的大译师，对于印度密教传入西藏和藏传密教传统的形成作过重要的贡献。迦耶达啰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又颇具争议的印度上师。他先后曾与五位西藏著名的译师合作，分别将喜金刚(Hevajra)、密集(Guhyasamāja)、时轮(Kālacakra)和四座(Caturpiṭha)等四部最重要的密续根本续及其释论译成藏文，仅此即可见他对印度密教传入西藏作出了何等卓越的贡献。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记载事实上只见于藏文文献中。于叙述萨思迦道果法传承的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相当详细，因为迦耶达啰被认为是将道果法传入西藏的关键人物。道果法来源于密宗女性本尊无我母(Nairātmyā)，无我母将其传给印度成道者密哩斡巴，密哩斡巴将道果法的根本教法总结成《道果金刚偈》(Lam 'bras rdo rje tshig rkang)，将它传给其弟子黑足上师(Kahna)，黑足上师将道果法传给了Ḍamarupa，Ḍamarupa复传给Avadhūti，而Avadhūti将它传给了其弟子迦耶达啰。迦耶达啰将道果法分别传给了卓弥释迦也失和Gyi jo Zla ba'i 'od zer两位西藏上师，使道果法于西藏得到传播，并最终成为西藏佛教后弘期兴起的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的萨思迦派的根本大法，成为藏传密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②

迦耶达啰的传奇性首先在于他的年龄，传说他生于公元 753 年，卒于 1103 年，共在世 350 年。其长寿的原因是因为他专擅“往生”(‘pho ba)和“夺舍”(grong ’jug)之术，于将死未死之际他总是可以将他的意识转移到另一个年轻的肉身中去。其次，尽管迦耶达啰学富五车，但他终生只是一位居家的密宗行者，而且为人多欲，养育有众多子女，对聚敛钱财颇为热衷。有关他入藏前的事迹，我们所知不多，仅知迦耶达啰出身于在印度并不太受欢迎的“书字者”(Kāyastapa)种姓，曾为东方孟加拉国国王 Rupacandakṣa 的“书字官”。后被道果法传人 Avadhūti 收为弟子，赐喜金刚等密法灌顶，并传以完整的道果法。此后，迦耶达啰传说亦曾随捺罗毗法师(Nāropa)、铭得哩斡巴(Maitrīpa)修法，从印度婆罗门 śrīdhara 得大密宗成道者莲花金刚(Padmavajra)所传《如灯火之顶教诫》(Mar me'i rtse mo lta bu'i gdams ngag)，Kṛṣṇacaryā 所传《拙火圆满道》(gTum mo lam rdzogs)，和 Kṛṣṇa U tsi ṭa 'chi ba med 所传《正邪》(Yon po bsrang ba)等教法，这三部秘法为“九部道”(lam 'khor dgu)中的三部，后迦耶达啰将它们传与卓弥译师，并和后者合作将它们译成藏文。迦耶达啰亦曾从锡兰瑜伽女 Candramāla 处获得 Arali 三续，并和卓弥译师合作译成藏文。总之，迦耶达啰修学兼擅，既是一位著名的班智达，又是一位有成就的瑜伽行者，传说不但可以将其金刚、铃杵等法器置于半空中，而且他自己亦能趺跏坐于半空之中。

迦耶达啰曾多次入藏传法，但由于他经常变换名字，每次以不同身份在西藏传法，所以对于他入藏的

① 孙昌盛：《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第四卷研究》，第 5~7 页。与“西天大班智达迦耶达啰师之座前，中国大宝桂路拶哇枯巴拉拶蕃译”相应的藏文原句当如：“rgya gar gyi paṇḍita (mkhan po) kāyasthāpa gayadhara'i zhal nga nas dang bod kyi lo tstsha ba dge slong 'gos khug pa lhas btsas kyis bsgyur [cing zhus te gtan la phab pa'o]”。

② Cyrus Stearns, *Luminous Lives: The Story of the Early Masters of the Lam 'Bras Tradition in Tibet*. Studies in Indian and Tibetan Buddhism,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pp. 47-48.

次数成了后人争论的一个题目。他的名字已知的有“红足班智达”(Paṇḍita dmar po zhabs)、“红阿闍黎”(Ā tsa ra dmar po)、“红衣”(Lwa ba dmar po)、La ba'i na bza' can、“红衣班智达”(Paṇḍita Lwa ba dmar po can)和Spring gyi shugs can等等。较普通的说法是,迦耶达啰曾3次入藏,第一次入藏居藏5年,主要是和卓弥译师合作。卓弥译师供养了迦耶达啰五百两黄金,换得全套道果法的传承和迦耶达啰往后不再将道果法传给其他西藏法师的承诺。他们二人合作翻译了《喜金刚三续》,于藏传佛教传统中通常将喜金刚密法于西藏的传播归功于他们二人。^①迦耶达啰第二次入藏乃应桂路拶哇枯巴拉拶的邀请,据称桂路拶哇枯巴拉拶为了和他先前的老师卓弥译师争胜,故往西天欲邀请著名的铭得哩斡巴大师入藏传法。行至尼泊尔,得遇迦耶达啰,后者谎称自己即是铭得哩斡巴大师,于是随枯巴拉拶入藏传法。迦耶达啰传枯巴拉拶以“道果法”以外的其他许多密法,二人亦合作翻译了诸多密宗经典,其中以密集和四座部密典为主。藏传佛教传统通常将密集部续典于西藏传播的功德归之于迦耶达啰和枯巴拉拶二人。迦耶达啰第三次入藏传法乃应西藏译师Gyi jo Zla ba'i 'od zer的邀请,他们二人合作完成了许多密宗续典及其释论的翻译。迦耶达啰还打破了曾对卓弥译师许下的承诺,亦将全套的道果法传给了Gyi jo Zla ba'i 'od zer,后者复将《道果金刚偈》翻译成藏文,与其弟子作授受,其传人还曾造多部释论,解释《道果金刚偈》。1103年,迦耶达啰圆寂于西藏。^②

桂路拶哇枯巴拉拶同样亦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一位著名译师,与迦耶达啰一样,他亦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首先,桂路拶哇枯巴拉拶的出身就曾是一个引人争议的题目,从他的名字来看,他应当是一位望族子弟,'Gos,此译“桂”,或译“管”氏,自吐蕃王国时代就是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家族中此前曾出现过像管法成('Gos Chos grub)这样可与汉地玄奘相媲美的翻译大师,此后复出现过像《青史》(Deb ther sngon po)的作者管译师软奴班('Gos gZhon nu dpal)这样的著名学者。桂路拶哇枯巴拉拶的名字有多种不同的写法,如Khug pa lhas btsas, Khu pa lha btsan, Khug pa lhas rtse等等,每一种不同的写法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对他的出身的不同的说法。一种最通常的说法称他为管氏家族内一对兄妹乱伦所生,大概是为了遮羞,枯巴拉拶出生于牲畜的栏圈内(lhas ra),所以被称作“拉拶”(lhas btsas)。然而管译师软奴班为同族尊者讳,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主张“拉拶”的意思是“神助”。^③枯巴拉拶先随宁玛派上师大索尔释迦冲纳思(Zur po che Śākya 'byung gnas, 1002-1062)学法,不得要领。遂转投卓弥译师,尽管学费昂贵,但却依然没有学得多少密法,二人从此结下芥蒂。于是,枯巴拉拶转往印度和尼泊尔求法,得遇迦耶达啰上师,后者假扮铭得哩斡巴骗得枯巴拉拶的信任,获邀入藏传法。二人合作了两年,翻译了众多的密续,其中尤以密集本尊部的秘法为主。将龙树所传密集本尊传轨悉数译成藏文。枯巴拉拶显然是一个惯于争强好胜,十分有锋芒的上师,先后与曾受学过的两位西藏师尊反目成仇。虽曾随宁玛派上师大索尔释迦冲纳思学法,但日后却不遗余力地批判宁玛派的教法,力主宁玛派的根本续《秘密藏续》(gSang ba'i snying po)是宁玛派的伪撰。他与卓弥译师从师徒转为竞争的对手,常常对后者提出公开的批评和挑战,他去印度求法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要战胜卓弥译师。他还曾与Rwa lotsāba rDo rje grags公开斗法,互施黑色魔术,导致达纳村三百多村民群殴,最后不敌Rwa译师而落败。^④

三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两个藏文译本

显然,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所根据的藏文原本应该是由“西天大班智达迦耶达啰师和中国大宝桂路拶哇枯巴拉拶”二人合译的本子。可是如前所述,这个译本今已不见于现存的《西藏文大藏经》中。现存的藏文本《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或者说《真实相应本续》是迦耶达啰师和卓弥译师释迦也失二人合译的本子。那么,迦耶达啰师和桂路拶哇枯巴拉拶为何在迦耶达啰师和卓弥译师释迦也失二人已经合译了《真实相应本续》之后又要重译这部续典?他们二人合译的本子后来何以就消失了呢?它和迦耶达啰师和

① Davidson, *Tibetan Renaissance*, pp. 166-168.

② Stearns, *Luminous Lives*, pp. 47-55; Davidson, *Tibetan Renaissance*, pp. 166-168.

③ *Blue Annals*, vol. 1, p. 360.

④ Davidson, *Tibetan Renaissance*, pp. 139-140; Stearns, *Luminous Lives*, pp. 218, n. 56.

卓弥译师释迦也失二人合译的本子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布思端佛教史》中对于卓弥、桂两位译师的记载，其云：

卓弥释迦也失曾迎请班智达迦耶达罗，献黄金伍佰两，翻译喜金刚、[金刚]帐、三菩怛、四[胜乐]Ra li和A ra li等母续修法传轨及要门。桂路拶哇枯巴拉拶曾三次往印度，向七十二位班智达和成道者求法，特别是依止Zhi ba bzang po和Sgra gcan 'dzin bznag po' 翻译了密集圣者龙树传轨、胜乐金刚空行、四座、大幻化以及《喜金刚三续》等。^①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实际上卓弥释迦也失和桂路拶哇枯巴拉拶二人确实都曾翻译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其中卓弥释迦也失翻译的所谓 *Sampu ta*，《三菩怛》，即指《真实相应本续》；而桂路拶哇枯巴拉拶翻译的《喜金刚三续》中亦应当包括《吉祥遍至口合本续》。

我们再来看一看《布思端佛教史》中所列译经目录中的另一段记载，其云：

二智慧续者，于喜金刚部，根本续《二品续》、释续《不共通空行母金刚帐续》、众续之释续《共通吉祥三菩怛续》及其后续品等，释迦也失译。^②

这段记载首先告诉我们所谓《喜金刚三续》实际上指的就是《二品续》（即《喜金刚本续》）《空行母金刚帐续》和《吉祥三菩怛续》。如此说来，桂路拶哇枯巴拉拶确实翻译了《吉祥三菩怛续》，即《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然而被布思端列入《西藏文大藏经》的《喜金刚三续》则用的是卓弥释迦也失所译的本子。换句话说，尽管桂路拶哇枯巴拉拶亦翻译了《喜金刚三续》，但它们没有被布思端大师编目、选定《西藏文大藏经》时录用。

那么，何以布思端大师（Bu ston Rin chen grub, 1290-1364）在编定《西藏文大藏经》目录时舍弃桂路拶哇枯巴拉拶所译而选择了卓弥释迦也失所译的本子呢？其中的原因恐怕不止一个。首先被后人称为“中藏译师之元老”（The Doyen of Central Tibetan Translators）的卓弥释迦也失不仅年长于桂路拶哇枯巴拉拶，而且于西藏译经史上的地位亦高于后者；其次，确实是卓弥释迦也失首先和迦耶达罗合作翻译喜金刚部诸本续及其修法要门，所以西藏佛教史学传统习惯于将喜金刚部诸续于西藏的传播归功于卓弥释迦也失和迦耶达罗；还有，现见于《西藏文大藏经》中的那个卓弥释迦也失和迦耶达罗合译的《真实相应本续》曾经布思端大师之手厘定，所以它被作为最权威的定本录入并不奇怪。但是除了以上这些可能的原因之外，桂路拶哇枯巴拉拶所译的《喜金刚三续》被布思端大师舍弃，并从此销声匿迹恐怕还与一段难为外人道的“学术公案”有关。

如前所述，桂路拶哇枯巴拉拶先曾师从卓弥释迦也失，然后反目成仇，交恶日久。桂路拶哇枯巴拉拶曾对卓弥释迦也失及其合作者伽耶达罗大加攻击。当然这种攻击并不是单方面的，卓弥路赞讹释迦也失显然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欺负的好好先生。他曾以独特的方式对桂路拶哇枯巴拉拶做出了强有力的还击。卓弥路赞讹在其所译《大本续王吉祥真实相应明点》（*rGyud kyi rgyal po chen po dpal yang dag par sbyor ba'i thig le zhes bya ba*）的跋尾中暗示有些吐蕃译师将别人翻译的作品稍作改动，便将原译者的名字去掉而加上自己的名字。^③ 而据后人考证，被卓弥路赞讹指责剽窃他人作品的吐蕃译师中就包括有桂路拶哇枯巴拉拶，后者在卓弥路赞讹之后与伽耶达罗师合作翻译续典，为了讨好他后来的施主，他曾经将伽耶达罗师早先与卓弥路赞讹合作翻译的作品据为己有。而揭穿这个秘密的实际上是萨思迦班智达于 1198 年所造的《本续王三菩怛与具吉祥萨思迦班智达夹注》（*rGyud kyi rgyal po chen po sam-pu ta zhe bya ba dpal ldan sa skya paṇḍi*

① 《布思端佛教史》，第 203 页：'Brog mi śākya ye shes kyis kyang paṇḍita ga ya dha ra spyang drangs te/ gser srang lnga brgya phul te/ kye rdo rje gur sampu ta dang ra li bzhi dang a ra li la sogs pa ma rgyud kyi sgrub skor man ngag dang bcas pa bsgyur ro// 'Gos khug pa lhas btsas kyis kyang rgya kar du lan gsum du byon paṇḍita grub pa bsnyes pa bdun cu don gnyis la chos zhus/ khyad par du zhi ba bzang po dang sgra gcan 'dzin bzang po la sogs pa bsten te gsang 'dus 'phags skor/ bde mchog rdo rje mkha' 'gro/ gdan bzhi/ mahāmāyā/ kye rdo rje'i rgyud gsum la sogs pa bsgyur ro//

② 《布思端佛教史》，264 页：gnyis pa shes rab kyi rgyud ni/ kyai rdo rje'i skor la/ rtsa ba'i rgyud brtag pa gnyis pa/ bshad pa'i rgyud thun mong ma yin pa mkha' 'gro ma rdo rje gur/ rgyud mang po'i bshad rgyud thun mong ba dpal sampu ta rgyud phyi ma dang bcas pa rnams śākya ye shes kyi 'gyur//

③ “bod kyi lo tstsha ba gzhan rnams gzhan gyis bsgyur kha la zur mi 'dra bar bcas nas rang gi ming bcug cing gzhan gyi ming 'phye ba”，《西藏文大藏经》，北京版，续部第 27 号，Ga. 357a, 291-1-3/4 页。

ta'i mtshan dang bcas pa)。^①由此可见，在布思端大师编选《西藏文大藏经》之前很久，枯巴拉拶剽窃卓弥路赞讹所译密续的事实就已经广为人知，所以枯巴拉拶所译《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遭布思端大师舍弃亦在情理之中。与此相反，卓弥路赞讹所译《真实相应本续》在布思端大师厘定前的原译稿还依然存在，见于《Phug brag抄本甘珠尔目录》中，其真实性无懈可击。^②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桂路拶哇枯巴拉拶所译《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很可能确实是根据伽耶达罗师和卓弥路赞讹原作改译而成，所以它在西藏本土被渐渐舍弃，但这并没有影响它在西藏以外地区的传播。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所根据的藏文原译本无疑就是今天确实已经失传了的桂路拶哇枯巴拉拶所译《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而它传入西夏的时间一定早于萨思迦班智达揭穿它实际上是一部剽窃之作的1198年。

值得指出的是，布思端大师编选《西藏文大藏经》时并没有一概排斥枯巴拉拶所译密宗经典，相反枯巴拉拶的大量翻译作品都被选录入他的《西藏文大藏经》目录中。除了多部龙树所传方便续《吉祥密集本续》传轨、《四座本续》及释论等重要译作以外，枯巴拉拶所译有关喜金刚、胜乐本尊修法的大量译作，特别是其所译大黑师所传仪轨的作品均见于布思端所编目录中。^③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北京 100872）

① Davidson, *Tibetan Renaissance*, p. 204-205.

② Jampa Samten, *A Catalogue of the Phug-brag Manuscript Kanjur*. D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 Archives, 1992, no. 461, p. 168.

③ 详见《布思端佛教史》，第262~314页。